

#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汉韩新词语对比研究

——以 2020 年新词语为例

谭娜娜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金华

**【摘要】**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视角，以 2020 年汉韩新词语为对象展开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汉韩新词语均集中于生活、政治、经济领域且多涉及新冠疫情。但在数量、领域占比、同一领域侧重点及视角上存在差异，如汉语新词语更加宏观，韩语新词语则更关注个人。汉韩新词语的共性源于共同的汉字文化渊源及新冠疫情这一全球共同卫生事件，而差异的根源则是两国不同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体现。

**【关键词】**汉语新词语；韩语新词语；社会语言学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联项目“汉韩新词语对比研究-以 2015-2020 年为例”（项目编号 2024N010）

**【收稿日期】**2025 年 11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2 月 3 日 **【DOI】**10.12208/j.ssr.20250476

##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eologisms in Chinese and Kore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on the neologisms of 2020

Nana Ta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hua, Zhejiang

**【Abstract】**Fro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nd Korean neologisms in 2020. The study reveals that both the Chinese and Korean neologism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fields of life, politics, and economy, with most of them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quantity, proportion of each field, and perspective.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neologisms stem from their shared cultural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 global public health crisis. In contrast, the roots of their differences lie in the distinct soci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Neologisms of Chinese language; Neologisms of Korean; Sociolinguistics

### 1 引言

语言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美国学者布赖特（W.Bright）在语言“公变论（co-variance）”中提到：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也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sup>[1]</sup>。在构成语言的三要素中，相较于语音、语法，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最敏感的要素，几乎处在经常变动中<sup>[2]</sup>。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新的词语也通常随之产生。反之，新词语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以 2020 年汉韩新词语为例，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将社会各领域的新词语进行归类 and 比较，分析韩汉新词语的异同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发展趋势。

新词语的定义通常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汉语、韩语学界对于新词语的界定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新词语，即利用原有的语言材料，按原有的构词方式构成，是以往语言中没有的，伴随新事物、新观念、新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词语（胡裕树 1995<sup>[3]</sup>，吴启主 1990<sup>[4]</sup>）。另一种是广义的新词语，既包括用原有构词成分并按照固有的构词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容新、形式新的词语，也包括原有词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意义和用法，同时还包括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过来的词（杨小平 2012<sup>[5]</sup>，惠天罡 2014<sup>[6]</sup>，李宇明 2008<sup>[7]</sup>，남기심 1983<sup>[8]</sup>，이승명 2001<sup>[9]</sup>）。

为了更加全面地比较分析两种语言的新词语，本文亦从广义的角度界定新词语：把在一定历史时期为

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指称新事物、新现象、新概念的新词语或产生新义的原有词语看做新词语<sup>[6]</sup>。

## 2 汉、韩新词语分布领域及社会热点

### 2.1 汉语新词语分布领域及社会热点

#### (1) 分布领域

表 1 汉语 2020 年新词语领域分布统计表

领域分布											
	政治	经济	生活	科技	文化	教育	医疗	法律	环保	体育	合计
数量/条	38	34	95	24	18	10	28	12	2	1	262
比例	14.5	12.98	36.26	9.16	6.87	3.82	10.69	4.58	0.76	0.38	100.00

由表 1 可知,生活领域的新词语以绝对优势占据首位,政治领域的新词语占比 14.5%,位居第二位,其次为经济、医疗和科技,环保体育类新词语数量最少。2020 年生活、政治类新词语数量较多,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常态化疫情防控”、“线上演出”等关于防疫和生活方式变革的新词语。这说明新词语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表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方式,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会通过语言显现出来。

#### (2) 社会热点

新词语的生成和流行与社会变迁、大众文化等因素有密切的联系,是反映时代特征的“语言镜像”。同时新词语具有词语群的特点,通过一系列意义相关的新词语集合,我们可以了解到 2020 年中国的社会热点。

1) 疫情防控 “新冠疫情”是 2020 年出现频率最高的新词语。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同抗疫,出现了一系列与抗击疫情相关的新词语,如“方舱医院”、“健

笔者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收录的 262 条 2020 年新词语按照政治、经济、生活、科技、文化、科技等 10 个领域分类,分布领域如表 1 所示<sup>[10]</sup>。

康码”、“逆行者”等。

2) 云生活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被“困”在家,保持社交距离,由此改变了普通大众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云复工”、“云答辩”、“云面试”等新词语应运而生。此外“云赏”樱花、“云游”博物馆等新词语体现了人们在疫情期间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3) 稳进求变与创新开拓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多方面影响。随着疫情防控局势平稳,各地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为推动经济更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优势,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时而生。同时,以创新驱动发展,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数字人民币”、“天问一号”等新词语由此而生。

### 2.2 韩语新词语分布领域及社会热点

#### (1) 分布领域

韩国新词语来源于남길임(2021)中收集整理的新词语<sup>[11]</sup>,分布领域和比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韩语 2020 年新词语领域分布统计表

领域分布											
	政治	经济	生活	科技	文化	教育	医疗	法律	环保	体育	合计
数量/条	121	71	115	4	12	12	56	8	5	1	405
比例	29.88	17.53	28.39	0.99	2.96	2.96	13.83	1.98	1.23	0.25	100.00

韩国 2020 年新词语中政治领域的新词语最多,占 29.88%,生活领域的新词语位居第二,经济、生活、医疗、文化教育位居其后,法律、环保、体育类新词语相对较少。新冠疫情同样深刻影响了韩国,新冠疫情扩散,政府推出大量支援措施,“긴급재난생계지원금(紧急灾难生活费支援金)”等相关词汇占比显著上升,同时

疫情限制导致线下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转向线上,催生了“사이버술자리(虚拟饮酒聚会)”等一系列相关词汇。

#### (2) 社会热点

新词语的产生往往折射出特定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2020 年,韩国社会在多方面遭遇重大冲击与调整,

政治选举、新冠疫情防控以及经济格局变动等热点事件交叠，催生了大量具有时代印记的新词语。

1) 政党博弈与疫情应对 2020 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引入“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旨在拓宽小党派进入国会的路径。然而两大政党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创建附属政党的策略抢占席位，致使制度的实际施行偏离初衷，政治分裂态势加剧。在此过程中如“비례 위성 정당”（比例卫星党）等反映政党间复杂竞争格局与制度衍生乱象的词语大量出现。新冠疫情的爆发促使韩国政府迅速出台一系列应对政策与措施，这同样成为新词语的重要孵化场，如“기간산업지원금”（短期产业支援金）等。新词语见证了政府在疫情期间的施政足迹，成为政策语言在民众日常交流中的具象呈现。

2) 疫情下的生活百态 受新冠疫情影响，韩国年轻一代的人生轨迹遭遇诸多变数，学业受阻、求职艰难成为常态，他们由此被赋予“코로나세대”（新冠一代）的称谓，这一词汇承载着一代人在疫情阴霾下的成长艰辛。疫情防控衍生的隔离政策彻底重塑了民众的衣食住行模式，催生了“랜선 여행”（线上旅行）、“랜선 생파”（线上庆祝）等词汇。但生活模式的转变亦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比如“배달거지”（外卖配送中的不良行为）等负面词汇的出现，警示着社会治理在新兴生活模式下的新挑战。

3)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生活 韩国国内个人投资者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年轻一代股民活跃度显著提升，“동학개미”（指股民跟风投资）等新词语生动展现了这一股市投资热潮中的群体行为模式，映射出民众投资观念在疫情经济下的转向。年轻一代对不动产投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렌트리치”（租房致富）等新词语显示年轻群体在住房消费、资产配置上与传统模式背离，侧面反映出社会经济差距扩大化趋势，不同代际、不同收入阶层在房产消费决策上走向分化。

### 3 汉韩新词语对比分析

#### 3.1 汉韩新词语相同点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全球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2020 年中韩两国的新词语均集中在生活、政治、经济、医疗四个领域，并且多与新冠疫情相关。

首先，在疫情防控要求下，两国人民的的生活方式均发生重大转变，催生一系列相关新词语。中国出现“线上演出”，韩国则有“언택트 시네마（无接触电影院）”，反映出线上活动在疫情期间对线下生活场景的替代，满足人们社交、学习、娱乐等多元需求。

其次，政府抗疫举措也反映在词汇中，两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措施，对应新词语也纷纷诞生。中国有“常态化疫情防控”等，韩国则有 생활 방역 체제（生活防疫体制）等，这些新词语成为政府抗疫行动在民众日常交流中的直观呈现。

#### 3.2 原因

##### （1）全球疫情背景下的共性需求

新冠疫情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迫使中韩两国面临相同的核心挑战，在应对措施上呈现出相似性。面对疫情，两国政府的核心政策目标高度一致：防控疫情扩散、稳定就业、保障民生。这种政府政策目标的趋同性同时也反映在词汇里，使得 2020 年汉韩新词语存在极大的共性。

##### （2）数字技术的基础支撑

2020 年中韩两国均出现了大量的与互联网相关的新词语。其主要原因一是中韩均为互联网技术高度普及的国家，数字基础设施为线上生活场景的快速落地提供了可能，推动了“无接触”“云”类词汇诞生。二是因为技术类语言大多来自英语，存在一定的趋同性，如韩语中的“언택트”与汉语中的“无接触”均来自于英语“untact”。

##### （3）民众心理与行为的共通性

疫情之下，中韩两国普通民众对安全的焦虑心态以及对社交需求的变化是一致的。比如“无接触服务”与“언택트 시네마”等均体现了两国人民对安全的诉求；而线上场景（如“线上演出”与“코렌선 음악회”）反映了人们力求通过各种方式来降低疫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两国在词汇创新上呈现出“异语同构”的现象。这种相似性不仅是语言发展的自然结果，更是全球化时代应对共同挑战的缩影。

#### 3.3 汉韩新词语不同点

首先，2020 年韩语的新词语数量要高于汉语新词语，并且在各领域上的分布比例也存在差异。汉语中生活领域的新词语所占比重最大，而韩语中政治领域的新词语占比则最高。

其次，汉语科技类新词语的占比要高于韩语。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两国都出现了与抗击疫情相关的词语，比如“核酸采样技术”、“流调”等。但因中国科技兴国的政策的推进，在航天、量子科技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催生了如“天问一号”等词语。

第三，韩语新词语更加注重个人，更加日常化，而汉语新词语则更加宏观。比如生活领域的汉语新词语

主要侧重于公众新冠防控,如隔位就坐,全民隔离等。韩语生活领域中的新词语更加聚焦日常生活,如 마스크화장법(口罩化妆法),코로나 이혼(新冠离异)等。

### 3.4 原因

(1) 政治体制差异 汉语新词语中政治领域占比低于韩语,但其内容更具系统性与战略性。例如“双循环”等词汇直接关联国家战略,体现了政府对经济与科技的顶层设计。这种“政策先行”的语言生成机制,与中国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国家政策通过媒体与教育体系快速渗透至社会各领域,形成“政策语言→全民认知”的传播链条,新词语是政策驱动的“国家叙事”的具体表现。

韩语政治领域新词语占比近 30%,且多与选举制度、政党策略相关。这源于韩国多党制与比例代表制的复杂性。韩语政治领域的新词语不仅是政治现象的描述,更是制度矛盾和政党博弈的语言具象。

(2) 经济模式导向 2020 年中国在航天、量子科技等领域取得突破,政策文件中“创新驱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表述转化为公众语言,形成“科技成就→社会认知”的传导路径,体现了我国科技赋能的“宏观经济”效应。

韩语新词语充分体现了新冠疫情背景下普通个体焦虑的“微观生存”。新冠疫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大等现象,年轻群体面临就业难、房价高等社会问题,由此催生出了一系列反映生存策略的词汇。此类词语不仅是韩国经济现象的描述,更承载着社会阶层分化的集体焦虑。

(3) 文化价值观分野 汉语新词语中,“逆行者”“抗疫精神”等体现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对国家的奉献。这种语言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思想一脉相承,疫情期间“云复工”“线上演出”等词汇的流行,本质上也是通过语言符号强化社会凝聚力,汉语新词语中蕴含着集体叙事的“家国情怀”。

韩语新词语更注重个人情感表达,年轻群体通过创造个性化词汇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语言成为个体身份建构的工具。这种“微观叙事”与韩国民主化进程中市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

### 4 结论

新词语是社会发展和语言变化的体现,反映了社

会变化和新生事物的产生。新冠疫情的暴发深刻影响了中韩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催生了大量的相关新词语。同时中韩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也是汉韩新词语存在共性的主要原因。

汉韩新词语的差异本质是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镜像投射。中国新词语的宏观性与系统性,反映出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模式;韩国新词语的微观性与个体性,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文化诉求。这种差异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两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不同路径在词汇层面的呈现。未来,随着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化,新词语的互动与融合将进一步凸显,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 参考文献

- [1] Bright, W. Socio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 [C]. The Hague: Mouton. 1964.
- [2]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06.
- [3] 胡裕树. 现代汉语[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 [4] 吴启主. 连动词·兼语句[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 [5] 杨小平. 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6] 惠天罡. 近十年汉语新词语的构词、语义、语用特点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 2014, 4: 26-34.
- [7] 李宇明. 2007 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述要[J]. 世界汉语教学, 2008, 3: 5-15.
- [8] 남기심. 언어학개론[M]. 서울: 한국문화사, 1983.
- [9] 이승명. 신어의 해석적 연구[J]. 이종언어학, 2001, 11: 351-364.
- [10]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01.
- [11] 남길임. 신어 2020[M]. 서울: 탐출판사, 2021.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